

[美] 萧邦齐 著

湘湖

——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

叶光庭 张环宙 王芳 李娟 合译 陈桥驿 校



杭州出版社

湘湖

——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

[美] 萧邦齐 著

叶光庭 张环宙 合译
王 芳 李 娟
陈桥驿 校

杭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湘湖——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/(美)萧邦齐著;叶光庭等译.—杭州:杭州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80633-805-5

I. 湘… II. ①萧…②叶… III. 萧山市—地方史—北宋~ IV.K29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5430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1—2005—49号

湘 湖

——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

(美)萧邦齐 著
叶光庭 张环宙 合译
王芳 李娟
陈桥驿 校

责任编辑	孟桂芳
封面设计	陈 颀
出版发行	杭州出版社
社 址	杭州市曙光路133号
邮 编	310007
电 话	87997559
印 刷	杭州萧山日报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59千
印 张	11
版 次	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33-805-5/K·99
定 价	25.00元

(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)



作者近影

卡拉、德莱克和海赛：

此书为我们在杭州度过的那个秋天留念。



萧邦齐全家合影

（左起：长女 Kara、幼女 Heather、子 Derek、著者夫人、著者

西河先生遺像

南昌門人羅弘敬摩



湘湖的編年史家 毛奇齡 (1623—1716)

前 言

湘湖是浙江萧山县的一个人工水库，九个世纪以来，一直给当地人以精神上和美学上的灵感。同时它也是国家官员、豪门巨富和乡民争夺的资源。在这本独特而引人入胜的书中，萧邦齐追溯了水库自北宋政和二年(1112)创始以来直至今天的历史。他的故事揭开了中国社会如何运作的帷幕，聚焦于一个地区，以便窥视男男女女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，而中国人对人生、社会和自然的观点，又如何既在变化，同时又历千百年而不变。

萧邦齐论证了湘湖是两种人之间反复冲突的源泉：一种人企图排干湖水以谋私利，而务农的湖民则依赖湘湖来灌溉农田。他展示了直到18世纪为止，湘湖都是上演忠良与奸佞、贞洁与卑污、公德与私欲之间雄壮的战斗的道德剧舞台。

18世纪后，生态、公众权益和科技等方面的利害关系，成为重要因素而出现在这种斗争中，湘湖的命运于是又与国家政治的发展，然后又与科技和生态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了。

从许多描绘湖景的诗画中，可以看到湘湖的文化影响；本书每章开头的风景画，仿照中国文人的传统，描绘了湘湖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可以看到怎样的景象，描绘了这些景象又怎样阐明湘湖的文化象



征意义,这些描写中就反映了湘湖的文化影响。萧邦齐把勾起历史的描述与令人信服的分析结合起来,阅读此书,无论对专家还是对一般读者,都大有裨益。

萧邦齐

(注:萧邦齐是美国瓦尔帕莱索大学历史系教授。)



一切都在坍塌又重建，
重建它们的人是快乐的。

在琉璃壁上雕着
两个中国人，后边还有第三个，
他们头上有只长脚鸟在飞翔，
那是长寿的象征；
那第三个无疑是侍仆，
携着一把弦琴。

那块玉石上的每一处斑渍，
每一条偶然的裂缝和划痕，
犹如一条条水道或雪崩，
或是还在下着雪的高坡，
虽则无疑有梅花或樱花的枝条
香飘半路上的小屋。
那几个中国人，在向小屋攀登，
我愉快地想象：他们坐在那里，
坐在那里，在山上和空中，
怅望所有的悲剧景象。
一个求同伴弹些悲伤的曲调，

另一个开始用娴熟的手指弹奏。
他们的眼睛周围布满皱纹，他们的眼睛，
他们老迈的眼睛，闪着愉快的光辉。

——威廉·勃特勒·叶芝《琉璃壁》

中文版序

在21世纪之初,萧山是中国最富裕的县份之一。现代高速公路西通省会杭州,比萨屋、麦当劳、肯德基家乡鸡和迪斯科,应有尽有。在20世纪中晚期,从萧山到杭州还需要45分钟到1小时,甚至更长;而现在,这段旅程只要15—20分钟,就可以到达霓虹灯如林、百货商店气派豪华的省会了。只要再花两个小时左右,就可以由超高速公路抵达上海。在1937年以前,萧山与杭州之间,只靠横越钱塘江的轮渡相通。那一座1937年建成又于同年炸毁的大桥,到解放后才修复,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跨江大桥了,直到20世纪90年代,才又在老桥以东建了两座更现代化的大桥。从萧山通东海岸的宁波、温州两个港口和内地城市金华,有几条现代化高速公路。萧山市还有铁路通上海、杭州、宁波、江西和中国内地。一言以蔽之,20世纪90年代,萧山(以及湘湖地区)与浙江省各城市中心以外的联系更密切了。

在湘湖的历史上,湘湖故事反映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观:在这个大社会中,湘湖既有水库的功能,又起着激发灵感、产生利润、表达空间关系的作用。几百年来,正像中国本身之与中国人一样,湘湖也始终是湖民——不论是农民、渔民、砖瓦工人、学者或诗人——的思想中心。蔡攀龙早在元朝至元八年(1271)就说过:“湘湖



之豪气，……是亭中寓目逼真，注睛即是者也。”当今湘湖的变化，反映了20世纪80—9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经济社会现实。湖区的家园和土地，卖给了香港及另一些地方的人。超高速公路把中国的城市联系得更加密切，巨型喷气客机从邻近大陆带来游客和投资者，与湘湖休戚相关的人们，也已把眼光从湘湖转向广大的世界，正像中国也把眼光的集中点转移了一样。如果说以湖为中心的传统观点，使湘湖成为“一个穿着素装棉裙的乡村少女”，那么新的超越湘湖的观点，使它成为一个浓装艳抹、发型入时的女商人了。

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化，千真万确，是湖区现实的更急剧的变化，比宋代造湖以来发生过的所有变化都要急剧。这不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变化，而是已经成为空间上的或者方向性上的转变了。湘湖及其周围已经向世界开放，其开放的方式是以前所不能想象的。与世界的联系，将会给湘湖及形形色色的湖民，继续带来怎样的转变，这将是21世纪的故事了。

序

湘湖是一个人工水库，面积37002亩，距杭州风景秀丽的西湖三十余里。无论在帝国、民国或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，在湘湖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国家大事；那里既没有发生过叛乱的灾祸，也没有出现过社会动乱；那里既没有召开过重大的会议，周围一带也未曾出现过什么全国知名的人物；甚至也没有一个杰出的中国诗人，曾描写过它的美景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总的说来，湘湖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湖，那我们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来研究它呢？

湘湖的故事是人类为了生活，为了控制环境而斗争的一出戏剧。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长达九百年的窗口，可以窥视中国社会，特别是窥视那些一生与湘湖有密切关系、在湘湖周围发挥过作用的人物——官员、缙绅、平民百姓。在一个过去有数以百万计、今天有数以亿万计的“芸芸众生”的国家里，“人民”已变成一种陈腐观念，湘湖却赋予那些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男男女女以人的音容笑貌。中国幅员辽阔，湘湖的故事把我们置身于一个特定的有限空间里，使我们能慢慢适应它，使我们能看到在历史长河里所发生的变化。

湘湖的历史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故事，它还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在环境危机或军事危机时，中国社会如何“运作”



的图景；一幅中国人对变革、威胁和机会如何反应的图景；一幅他们彼此如何打交道、又为何以特殊方式这样做的图景；一幅他们对自然界和环境如何作出反应的图景。因为湘湖的历史很长，我们还可以思考千百年来一些有关中国人对人生、社会和自然的观念的连续性问题。在中国，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充其量也常常只是皮毛，描述中国人历来是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和切身利益的，就会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社会动力有更大的认知能力。例如，看来似乎很明显，许多当代的中国观察家，都错误地把中国人各式各样的态度和方式方法，归之于极权主义的影响，而事实上这些态度和方式方法，却是从长期的社会文化动力萌生出来的。^[1]

湘湖的故事包含着好些主题，使它与20世纪末某些令人关心的问题有明显的关联。对环境和生态的斗争，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；对于人口的数量和需求与可耕地和水资源的关系，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力求取得两者的平衡。公众对私人利益提出的要求，范围日益宽广——其间包含着国家在某些一度被看作私人的问题上，地位日益扩张——一直都是与这些事情连结在一起，但又并不依存于这些事情的。我们就将看到，在成为湘湖地区居民生活特色的日常的奋斗中，就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。

在湘湖的故事中，有许多东西可以使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中国人及其社会。被政治决定的国家政体，把我们对过去的看法僵化成王朝、朝代、民国或人民共和国，并把历史研究及阐释贬低为对过去的探索，而这种探索又是早已被“封建主义”、“革命”和“现代化”之类标签束缚得不能动弹了的。湘湖故事则是对这种僵化看法的一帖解毒剂。这些有害的研究方法，不但破坏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特点，而且破坏了基本社会、文化以及政治的连续性与间断性，这些都被各种周期化假设及主题假设弄得模糊不清了。



湘湖的重要性,在于能使我们面对特殊问题;尽管如此,但从另一个高度看,我们还可以把湘湖看成一种中国传统文明的象征。创建湘湖的时代,常被称为“早期现代”的初期,此湖逐渐被看成地方的财富,看成其创造人和维护人的遗产。^[2]当这个地区另一些湖被垦种又重建,重建又垦种的时候,湘湖虽有变化,却保持着作用达八个世纪之久。正像社会文化领域以儒家的伦理价值标准为中心一样,湘湖也成为代表该区人民生活的经济中心。那些英勇保卫这一遗产的人们,要对付各种不同的、虽则反复出现的社会伦理异端的威胁:官府的仁慈转变为恶毒;有内聚力的家族利益,外向转变为傲慢自大的贪婪;公益精神转变为赤裸裸的私利。像19世纪中国的许多传统一样,湘湖受到自然灾害和外来入侵的严重破坏。正像陈陈相因的政治正统和伦理正统那样,到20世纪湘湖大部分被破坏了。

传统中国文化是构建于对“过去”的追念上的:“过去”展示了去向未来的道路。大型政治追念采取断代史或朝代史的形式;地方追念是省、府、县,或地理区划(如湘湖)以及杰出地方领导人的祠庙之类非口头的纪念物;家庭追念包括宗谱及祖宗祭礼及宗祠;个人追念则由传记、年谱及文章组成。过多过滥的文字记录、祠庙、牌坊、碑记以及对祖先的虔诚追念,中国人的现在是被过去所包围、所浸透的。湘湖的环境散布着许多历史文物遗址,或与某些重要历史人物有关联的事物。

我们现在也要追忆过去的湘湖及其周围的人民。我们的追念是按照早年的史学家、追忆者——顾冲(12世纪)、张懋(14世纪)、毛奇龄(17世纪)、於士达(18世纪)以及周易藻(20世纪)——的想象及其研究方法形成的。我们对湘湖历史情况的理解,其准确程度也无过于这些早期历史学家的叙述。顾冲、张懋、毛奇龄旁征博引的记述,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:维护湘湖是必要的;开垦湘湖实际上是为了私

利,因而是不道德的。这个观点也成为我们的观点了,虽则并非毫无批判地指出另一些历史资料——尤其是诗文——对这一历史诠释提供了确切的证据是重要的。在於士达把18世纪90年代的湘湖与其原状所作的切实的比较中,在20世纪周易藻展示垦湖与卫湖两派之争的文件汇编中,都没有中国传统史志中那种大量带有褒贬的引人注目的成分。在这些事例中,另一些文章和报纸中较为简短的叙述,提供了一些补充情况,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观点。

上述人物的历史笔记、县志、有关湘湖的文件、县人写的文章、县里大族的宗谱、报纸和政府报告,都是这本湘湖故事的资料来源。诗词是传统中国文人至高的文学艺术,也是有价值的资料。

每章开头都有几页“小景”,是些有目的性的短小章节。首先,每幅小景都以散文形式,模仿传统文人选取一些景点(常在某一园中)吟诗作画的做法。萧山县的文人雅士,可能带着几分自负的心情,定出了八个这样的景点,以求与著名的“北京八景”相媲美,但也不求超过。^[3]第二个目的,是要把湘湖史的读者放在萧山县和湖区的关键性地点:每一幅“小景”都描写在某一特定时间,从那个极好的观景地点想当可以看到的景象。最后,每一“小景”都为随后一章的重要主题——有时是插曲——勾勒了一个轮廓;这些小景把我们引入历史上某一时间的湘湖的景象。

过去几百年间,无数要人曾来湘湖及其周边各处观光。有些是因公而来,视察场地,了解湖的功能的;很多人是来湖山泉石的幽境休憩游乐的;有些是要去别处,顺路经过的;还有少数人则是身居津要,礼仪上须到一到的。大多数游湖的人,大概都没有像15世纪晚期县府官员吴淑那么热情,他描写自己对群山之间的湖上风光深为感动,甚至欣喜若狂。^[4]16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王阳明,写了一首诗记述他的游览。^[5]1959年夏季,毛泽东主席访问过湘湖地区,人们对这次游览铭

记不忘,是因为他的来访对当地民众所产生的影响,而不是因为湘湖给毛什么值得注意的印象。^[6]

我们现在也是湘湖的游客。在成千成万的中国人的生活中,湘湖具有居中心地位的重要性,现在它也成为我们故事的中心角色,成为我们故事的背景了。

[1] 参见肯内逊 (Kenneson):《中国声名狼藉》(China Stinks),第18页。

[2] 内腾提出唐宋时期的划分,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“现代”时期的开始。参见福格尔 (Fogel):《政治与汉学》(Politics and Sinology),第179-182页。

[3] 湘湖九景在这里的作用并不在于文人炫耀文墨,而在于给这部湘湖历史分期。

[4]《湘湖志》卷五,第12页上至第14页下。

[5]《县志稿》卷三十二,第17页。

[6]《县志·大事记》(1985年),第61页。

